

罕

世

雄

白
羽



梦 著

罕世枭雄（下）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罕世枭雄

公孙梦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大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5 印张 插页 492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

ISBN 7-80605-690-4/I·595

定价：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|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一回 | 狠斗大魔刃 | …… | (507) |
| 第二十二回 | 奇幻驭刀术 | …… | (538) |
| 第二十三回 | 善举重金报 | …… | (563) |
| 第二十四回 | 震慑莽和尚 | …… | (590) |
| 第二十五回 | 结拜鬼见愁 | …… | (617) |
| 第二十六回 | 初创神龙教 | …… | (640) |
| 第二十七回 | 直捣抱虎庄 | …… | (676) |
| 第二十八回 | 尸首遍山村 | …… | (698) |
| 第二十九回 | 生死莫等闲 | …… | (722) |
| 第三十 回 | 朋庄婚礼笑 | …… | (746) |

第二十一回 狠斗大魔刃

说着话，雷一金往外电射而去，但是，一出那破碎的石门，一片通明耀亮的火把光辉却映得他双目一眩。石屋之外，已围立着无数名灰衣大汉。他们的兵刃在火把的光芒里闪浮着寒光，再衬着那一张张冷漠生硬的面孔，越发显得气氛僵酷而沉重了。死亡的僵酷，沉重的阴森。

为首者，赫然正是“三元会”的魁首“大魔刃”桑青，围在他身侧的，都是“三元会”的一流高手——三堂六舵的首要。

桑青眉心上那道菱形的疤痕现着红光，一双眼睛冷得带血，脸上毫无一丝表情，他死死地盯着静立在他面前的雷一金，那情景，不带一丁点人味。

挟在雷一金肋下的女子急剧地抖索着，面色灰白，四肢痉挛，她恐惧极了，原已准备脱离苦海，谁又知道那苦海无边呢？

眉梢子动了一下，桑青阴沉地开了口：

“雷一金，你终于慢了一步。”

雷一金平静地靠着石墙，淡然地像是没有看见眼前的局面，低沉地道：“老实说，不幸的是你们趁早了一步。”

桑青冷冷一笑，道： | ，

“雷一金，今夜，你只怕是来得去不得了。”

雷一金撇撇唇，低沉地道：

“不要过于乐观。桑青，你将得不偿失。”

桑青鼻孔一张，他压制着愤怒，恨恨地道：

“逼人不能逼绝！雷一金，你若想骑到我三元会的头上撒尿，你还不够这个道行。别人怕你，桑某人却不将你置于眼内！”

雷一金吸了口气，平静地道：

“桑青，这女人是别人的，何苦拆散人家夫妻？你并不在乎这个女人，可是别人却要相偕过一辈子……”

桑青蓦地大喝一声，怒叫道：

“住口！晏修安勾引本会首侍妾，已是罪该万死，如今你这狂徒居然助纣为虐，大胆前来劫牢伤人。我三元会若任你如此妄为下去，异日江湖还有我等寸土立足之地吗？”

雷一金搓搓面颊，低低地道：

“不要冲动，桑青，为了一个女人栽筋头不值得。”

一声冷哼，魏正出现在桑青身侧，他向桑青诡秘地点点头，转朝雷一金，阴沉沉地道：

“雷一金，立即就会知道谁要为了一个女人栽筋头，立即……”

雷一金微微一笑，安详地道：“桑青，我再问你一句，让不让路？”

桑青忽然怪异地笑笑，道：

“让路简单，只要你能将我三元会所有人的性命取去。”

雷一金冷森地一笑，道：

“桑大会主，你当我雷一金做不到吗？”

桑青微退一步，重重地道：

“本会主正等你做到！”

雷一金淡淡闲闲一笑，又露出那股“天下万事不足一提”的劲儿，慢吞吞往门外逼了过去。

桑青哼了哼，蓦地一挥手，堵立在门口的三元会首要们闪电般往两侧让开，在他们背后，三十名灰衣大汉正成梯形叠排，每个人的手上都执着一具两尺长的银筒，看得见银筒底部一根拉簧，他们的手都按在拉簧上，嗯，筒子里不用说是装的什么，若非火药，定是毒气瘴雾一类！

雷一金心头微微一跳，他平静地道：

“桑青，你准备孤注一掷了？”

桑青额上浮突着暴出的青筋，他的语声自牙缝中迸了出来：

“放下那女人，用你自己的手点自己的软麻穴！”

雷一金笑笑，道：

“你明知我不会那样做，桑大会主！”

桑青目光一寒，嘴角略一抽搐，于是，雷一金已知道他方才想干什么，出道以来，他本着一贯的宗旨与信心——抢先出手，制敌极先，当然，这一次也不会例外。

一条淡淡的白影像烟雾似的飘向门边，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在一声粗厉的大喝下响起了一连串的“嘭”、“嘭”的震响，一团团的火焰，带着溅散飞舞的火星，划过一条条碧绿

的曳尾，那么迅速地来到那条白影身前！

不及人们的视线追摄，那条白影突然在门槛外一扑，没有看清他什么时候来又在当地站起来，两名三元会的舵主已狂号着摔出三丈之外！

此刻，飞舞的火焰才射入石室内，一片刺耳的炸裂声布起，石室内倾刻间已成为火海地狱，熊熊的火光竟附在不能助燃的大麻石上燃烧，火苗窜舞，正浮动着一片碧莹莹的绿芒！

那是渗有赤磷的火药弹，只要沾上一点，除非立即割掉那块肉，否则，它会一直烧进骨头！

三十名执着银筒的大汉面色十分沉重，一见不中，即刻伸手入怀，熟练而快速的，又摸出一粒儿拳头大小的红色药球，急急再装向筒尾——

雷一金左掌在须更间连出三十一抬，同时逼退了五名三元会高手。目光一飘，在他略一仰暴旋下，一片半月形的银芒已鬼叫般呼啸着飞了出去。

银色的半月旋转着，眼看隔得很远，却连这个很远的念头尚在人们脑海中消失的刹那，九颗人头已喷着鲜血滴溜滚到一边。

银筒坠地的铿锵声串连成一片，惊呼惨号的叫吼声乱得心烦。桑青怒吼着冲上，手中的“大魔刃”狂风暴雨般攻向他的敌人。

雷一金以足尖柱地，“呼噜噜”旋出五丈，在他旋转的过程中，又有十多名灰衣大汉翻跃扑摔，没有任何一个人看清

对方是如何出手的。

三条人影疾掠而至，分成三个不同的方向扑下，掌声沉雄，动力强浑。这三个人，便是桑青手下三堂堂主——“明远堂”堂主“翻天掌”余世康，“清心堂”堂主“袖里针”崔明进，“澄意堂”堂主“黑旋风”项成！

雷一金沉马立桩，身形不动，左掌划过一道伞形的半弧，狂厉的掌风已凝结成一道有形的气墙，而在他这半弧的挥动中，已向对方这三位堂主各迎拒了十五掌！

成串的肉掌交击声爆连，三元会的三名堂主俱皆闷哼一声，分朝两侧跃落，每张面孔上都带着那么一丝苍白。

大魔刃桑青又狂扑而来，他口中大叫道：

“搁下这个狂徒，今夜流尽了我们的血也不能放这畜生还！”

大魔刃的顶端闪出两条冷森森的勾刃，变幻莫测的戮向雷一金，一条长勒的蟒皮鞭，也在这时划破空气卷向他的脚踝。

雷一金紧了紧肋下那女子，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，他已闪挪着躲过桑青的攻击，大肘在他的猝退中捣向那执鞭的人——魏正。

魏正大叫一声，慌忙跃闪，他想不到对方是用什么身法能在这瞬间到了眼前，更能用拐肘向他攻击，在地面跃避中，那个有着一把浓紫色的长髯的“澄意堂”堂主项成已沉喝一声，流鸿般切上，朝雷一金背后拍出十掌踢出九腿。

雷一金蓦地左右摇晃，飞起一掌直斩对方的头颈，这一

掌来去无踪，宛如来自虚渺，项成心头一跳，拼命后撤，肩头的衣衫已“呱”的一声被削破了一条裂缝，这一掌，项成哪里知道便是雷一金有名的绝活中的“修罗索魂”呢？

翻天掌余世康叱一声，他的“双环金刀”已呼轰自斜刺里削到，下面双腿也狂风般连连扫出。

雷一金连眼角都未曾斜视，他听风辨位，电光石火般移走了九个不同的位置，又是一记“修罗索魂”逼退了自左面掩上的“袖里针”崔明进。

桑青额心的菱形疤痕前闪现着红光，双目圆睁，形如疯虎般舞着手中“大魔刃”猛攻急打，而这时，三元会中剩下的四名舵主亦已加入战圈，与桑青等五人结成一体，不止不休地杀了上来。

四面青麻石墙垛上也忽然不知从何处冒出来幢幢黄色身影，霎时向墙垛上每隔五尺便站立着一个，放眼看去，这围成圆形的石墙上已布满了这些凶神恶煞般的汉子了！

雷一金默察眼前的形势，心中升起一道流鸿，瞬即作了另一决定。他闪开了一连串狠辣攻击，抖手二十一掌劈出，在漫天掌影旋舞里，身影已倏而掠出六丈。

桑青大吼连声地追上，怒骂着：

“雷一金，这就是你的作风，也不怕弱了‘龙图修罗’的名头？”

雷一金一言不发，猛然挥手，三道半月形的，闪耀着射目的银光的“龙图刀”已倒飞而去，他没有回头，长射如虹里，耳中已听到背后传来一连串的惨号。雷一金明白，他的

“龙图刀”出手，从来没有不染血的！

猛提一口真气，在这股真气流循回荡里，他似一缕被狂风吹拂的轻烟，那么快捷的一飞而去，去得无影无踪！

片刻间，他已连起连落地点着二郎山的岩石脱逸，肋下挟着的女子似乎已晕了过去，软绵绵的动也不动，四肢垂落，蓬乱的长发散披向下，现在，他迅速地找到了一个山洞，将女子安置好，也不管那女子有没有听到：

“你先在此歇息等着，还要拐回去跟‘三元会’的朋友做彻底的了断！”

当雷一金再返回二郎山石屋之时，场中起了很大的变化，此刻，他的师叔“魔刀鬼刃”杨陵，已跟八个一式灰衣、灰裤、灰头巾，甚至连面孔出映得有些灰了的人打在一起。

雷一金虽然涉入江湖不久，但一眼就看出这是鲁西“骡马帮”的护法，总称“灰骑八龙”！

此刻——

一条灰影隼鹰似的猝掠而出，四片掌影俨然有如利刃般分成四个不同的方向飞斩杨陵上盘四处。

原地闪电般左右晃动，在晃动之间，流星似的掌声已合成一串交铁溜泻撞出！

另两条灰影如飞鸿一闪而出，人尚未到，一道半弯的白光“嘆”的斜削，另一条“长蛇环”也游龙似的兜头罩向杨陵。

在半弯的白光刀刃与长蛇环的纹扣里，杨陵仍然半步未动，瘦削的身躯钉在原地，完全不依一般转动惯性的急速扭俯仰侧，在闪动下，两掌劈斩挑砍，劲风有如铁锥毒刃，快

捷得无可言喻的四旋飞舞，像煞一个十臂神君挥掌抗天！

于是——

三条灰影眨眼间被逼后退，另两条灰影却有如水银泻地，寻隙而入！

一声狂笑，灰龙八骑剩下未动手的三个，除了那八骑之首的贾维扬仍然稳立原地以外，其余两人已倏然拔升入空，直扑杨陵而来！

杨陵的眼光何等尖锐，睹状之下，他正待施展绝招将他们一并围入，雷一金岂容他们介入。

“龙图刀”的冷电精芒宛如极亮的蛇电，一闪之下十六道光柱成轮射状布成了一道，恰好将那两人阻在网外。

两个灰衣人一高一矮，却是相同的面孔，他们微咦一声，分向两侧跃出，高的那个已抖手一把黑芒散向雷一金！

刀刃划破空气，带起“嘶”的呼啸，寒电顿时扩展成一个巨大的光弧，一片细微的“叮”声响密密传来，那大把的“乌木透骨针”已然碎为粉靡！

矮个子双目怒张，粗暴地叫道：“龙图刀”

高个子在空中一个翻滚，两枚连着赤铜的绞练的拳大“南王锤”已有若流星坠泻，挟着惊人的变幻不定的急砸地猛击而来！

雷一金目光清流，手中的刀又准又狠地纵横点截，刹那间一连将敌人的“南王锤”磕出二十九次之多！

矮个子贴地猝进，一把开着七个漏斗形孔洞的锋利“阎王刀”翻滚似浪涛千里带着鬼哭般的尖啸声，卷涌舞进，那

份快，那份奇，简直就是甭提了。

龙图刀的招式忽然转变，眩目的光芒不规则形的飞快刺射，招接着招，蓦然一见，仿佛是一座刀锋隼利的刀山。

杨陵以一双掌力敌着对面五个强敌，那边雷一金的情形看得仍然十分清晰，大笑一声，他叫道：

“混小子，你还不去办你的事。这几块废料还拦不住我老人家！”

站在一旁的贾维扬深沉地，接道：

“没有什么惊人之处，‘魔刀鬼刃’这块老招牌，还唬不住我‘灰骑八龙’！”

大斜身，抖手三十掌同时逼退了正面三敌，杨陵轻蔑地道：

“贾维扬，不要多久，你就会站不住了。”

贾维扬阴沉地冷笑道：

“我们可以等着证实你的话。”

杨陵长笑一声，猛然迎向了飞来的长蛇环，使环的灰衣汉子是个瘦削的中年人，他料不到对方竟敢直迎上来，心里一犹豫，不由猛然带环转开！

使着半弯的“弦月铡”的灰衣人适时跟进，但是，时间上却差了一线之微，这一线之微是别人所不能察觉的，而杨陵却已等待很久了，高手要的便是这一线之差！

黑色的身影一侧旋起，有如一双激射的怒矢，带着一声惊鬼神泣的叫号冲天而起！

“魔刀——”

这声凄厉的号叫，似是像一把钢刀猛地插入了人们的心脏，令全身的血液一下子都翻腾了，而那柄微微带着弧形，闪泛着银色晶莹光芒的“魔刀”，已宛如恶魔的狞笑，如此能碎人魂魄地对着贾维扬，当面压下！

银光一闪，贾维扬已知不妙，一跃向侧，同一时间，他右手一探猝挥，做禅杖形的三尺“超灵杖”已抖出一溜蓝汪汪的光彩奋力硬截上去！

“铛”的巨大的震响成波浪似的往外扩散，贾维扬但觉热血上涌，手臂发麻，他微一蹲身子，错步移出，反手又是狂风暴雨般十几杖翻飞劈去！

魔刀跳动，硬拦急撞，出手之下宛似大海怒涛，掀起漫天风云滚滚罩合，连空气中也全是月弧形的刀影！

甫一接合，双方便是一连串快攻快打，而只一眨眼，又闪电似的分开，就这一瞬，贾维扬面孔上已微见汗渍！

杨陵如影随形跟进，傲然笑道：

“姓贾的，我老人家早就看你站不住了。”

此际——

五条灰影同时围来，弦月铡、长蛇环、刺猬棍、蝎子钩，加上一个动手的那人所展出的一双分水刺，排布得又密又急的骤雨般攻到。

杨陵冷瑟一笑，突然回转，魔刀一起如大风呼啸，幻成大轮似的刀影狂厉反震，五名灰衣人又被迫咬牙退后！

贾维扬的超灵杖挟着呼轰之威再次攻来，沉重的无形劲力好像层云一样重重地往下压，而杖影蓝光并溅飞舞，有

如千万杖泄击而至的巨星！

杨陵双目一敛，双膝突然向两边分去，就在这双膝一分之际，他人已古怪地缩短了半尺：“生死即分——”

魔刀陡然抛幻出一圈圈满月似的圆弧，而幻弧连环纵横，闪掠泻移，令人目眩神迷，“呜”“呜”地厉啸有如万鬼的哭号，天地宛似一下子漫长起昏沉的愁云惨雾，魔刀的尖端旋飞着点点猝截四方！

“哇”的一声，使蝎子钩的灰衣人肩头血如泉涌，他打了一个转子被撞出三步之外，猛地摔向地下！

弧形铡、长蛇环、刺猬棍、分水刺，甚至连贾维扬的超灵杖，也都会在此时被魔刀疾厉的翻舞硬生生荡开！

五个人面孔上没有丝毫表情，长蛇环“呼”地在空中打了个圈旋，狠急无匹的猝然扣向杨陵头顶，刺猬棍也在另一个灰衣人的怪异盘旋下直捣杨陵腹胸部，出手是又猛又辣，时间部位拿捏得准确之极！

杨陵的魔刀狂啸而起，如雷轰电闪，几乎要将宇宙空间划入他的指掌之内，刀影蓦似千波万涛，长蛇环被“铛”“铛”“铛”连敲出九次，刺猬棍也“碰”然倾斜于侧，布满棍身的钢刺一下子便折断了十几根！

于是，贾维扬又上，超灵杖如山岳重叠，似乌云骤至，似阿修罗卷来的龙卷风，那么浩烈雄伟的转扫合罩过来。

使分水刺的灰衣人紧跟着插入，长蛇环与刺猬棍再度冲上，五条人影起伏如飞，掠闪如电，令人们的瞳孔无法追摄的快杀急斩，根本已看不清每个人的形象，只有五条淡淡

的影子，仿佛五股狂风中的轻烟，晃移得飘忽无定，不可捉摸。

这确是一场罕见的龙争虎斗，双方的招式瞬息万变，出手诡秘奇幻，没有任何可回转的余地，没有一丁点思考犹豫的空间，在连串的攻击中，彼此俱是做着狂风暴雨般的猛烈砍杀，在眨眼的一瞬间含有十几次生死之机，在急促的呼吸间，往往已经多少遍自鬼门关还转了，他们的攻拒方式、身法步眼、速度，无论是哪一方面，也将足令武林中一流高手震骇，这几乎已不像人与人在搏斗，而似是驼云驾风的魔神在拼杀了。

三十招——

六十招——

现在，已超过一百五十余招，双方的攻势愈越凌厉，出手更加狠辣，宛如一轮猛力旋动绞缠的轮盘就快到了戛然中断停止的时候了！

又是一百余招过去——

宛如一屡形成的血露逐渐升起笼罩，空气中流露着浓重的、尖锐的死亡气息，大地的温度本应是夜凉如水，如今，似乎是酷热的严夏令人们的血液更加激荡，更加沸腾，除了拼斗者偶尔喝叱与兵刃短促的撞击声外，周围是一片沉寂，不祥的沉寂！

映着耀眼的光，长蛇环闪闪地凌空射扣，然而，却在出式的同时已被魔刀一弹震开，而弦月侧一弯猛削，杨陵猝然横空穿出，像是贴着弦月侧滑扑而上，左手猝然幻出一抹白

惨惨的淡淡无华的扇形的半弧，一闪之下已到了这面形冷酷，肤黝黑的灰衣人的头边！

鬼刃终于出现了——

贾维扬暴厉的吼声急切传来：

“老四快躲——”

往往世上有许多事情，当事者与旁观者的看法和感触是不一样的，就像一个做着恶梦的人，看他躺卧着十分平静，实则他早已惊魂欲断五内如焚了，这种感受，是十分不易和第二者勾通的，目前，这使着弦月铡的朋友正是如此情境！

双方动作快得无以复加，贾维扬的第一个字出口形势已经接触，到第四个字还在他舌尖上打转，胜负已然摆明！

弦月铡“嘆”的一声将一片黑色头巾削落，但却像一头失去理智的野虎，又蓦然一转倒翻向后，使铡的灰衣人全身卷曲着连连滚出，每一次滚动，地面上俱皆印上了一滩滩殷红的粘稠鲜血！

长蛇环“呼”的一声，像煞一条真正的毒蛇紧跟着噬来，杨陵的魔刀一颤之下恰好穿入那枚锋利的钢环中，左手的鬼刃古怪地射向天空，而又往斜刺里闪电而至。

一股突然自虚无中发生的锐力，宛如一柄利锥“哧”的反射而出，它的来去踪影，快速绝伦，“嘆”的一下透入那握环的灰衣人咽喉！

这种朝目标旁边攻击的招式，其奥妙处在于借空气的反震力将兵刃在巧妙的位置折射回来，恰好伤敌于无形之